

老佛爷跑了,京西胭脂铺掌柜却不走

1

传奇故事

“老佛爷西巡!洋兵打进来了!”晁子轩边喊边扑进了院门。他的腿脚有点不方便,拄着拐棍,右手的纸扇忘了扇,身上的短袖绸衫湿透了。

长天一片肃穆,西边的天幕如被火焰烧得通红,遥远的天际,隐隐约约有隆隆的炮声传来。

听到声音,从京西胭脂铺店堂里跑出三个年轻人。这三人中,有两个是晁子轩的儿子:长子信文,次子信武。另一个三十多岁,落在最后,是京西胭脂铺掌柜晁子霖的长子信仁。

信文、信武抢到父亲面前,争着问情况。晁子轩用拐杖在地上杵了两下,不理会儿子,却问站在后面的信仁:“你爹呢?”

“在后院呢。”晁信仁说。晁子轩将手里的纸扇扔给老二,伸手擦了擦额头的汗,一边走一边说:“皇上和太后跑了,说是西巡。洋兵已经破城,京城恐怕要遭难了。”“破城了?”晁信文和晁信武兄弟俩同时惊叫了一声。

晁子轩停下来,掉过头看了看信仁,说:“信仁啊,这恐怕是一次劫难啊,躲得过躲不过,就在这两天了。你劝劝你爹,还是去西边躲一躲吧。西太后和皇上都可以西巡,我们平民百姓为什么不能去?好汉不吃眼前亏,避开洋兵,等局势稳了再回来。”“我爹哪里肯听我的?”晁信仁有些懊恼地说。

晁信武说:“那我们不能这样等死啊!”晁信文说:“爹,您快点想办法劝一劝大伯吧。”

晁子轩摆了摆头,什么都没说,转身从天井边的廊道向前走去。

晁家是京西的大家族,共四子,老大子霖,是晁氏家族的主心骨,也

是京西胭脂铺的大掌柜。老二子轩,年轻的时候是个败家子,染上过鸦片,被晁家老爷子打折了一条腿,至今走路来还是一瘸一瘸的。长子信文出生之后,子轩才开始浪子回头,现在主要负责处理京西胭脂铺与官家的联络。老三子瞻,主要负责家庭作坊的生产。老四子寅,主要负责前店的销售。

早在几个月前,北京闹拳民,政府虽然一再下谕旨剿灭,可越剿越多,越剿越乱。坊间传说,这些拳民其实是受慈禧太后暗中指使的,目的就是想借助拳民逼一逼洋人,替太后出一口恶气。

那时,晁子轩就劝大哥暂时避一避,可大哥不肯。5月底,外国政府以保护使馆为名,强行向北京城派兵,晁子轩听宫里传出的消息说,外国人这次是不会善罢甘休的,太后又听信谗言,以为拳民刀枪不入,可以对付洋枪洋炮。那段时间,晁子轩天天只做一件事——找宫里的熟人打听局势。宫里负责采买的刘公公,是太后面前的红人,从他口里传出的消息,是一片大好。但从另一些人那里得到的消息,却没有那么乐观。有些胆大的私下里说,西宫太后一个女人家,能有多少见识?

到了6月果然传来洋兵在天津大沽登陆,正向北京杀来的消息。同时,还得到消息说,北京的一些达官贵人,早已经做好准备,一旦洋兵接近北京,他们随时举家逃走。

如今,晁子轩正急急地往前走,迎面见大哥跨出门来,他的身边跟着三弟子瞻和四弟子寅。晁子霖喝道:“慌什么?天塌不下来。”声音不高,却极具穿透力。别说是院子里的

人不敢出声了,就连树上的知了,似乎也被吓了一大跳,有那么一瞬间,半点儿声音都没有。

晁子霖说:“别在这里杵着,都给我进屋。”

话音落后,知了仿佛听到命令一般,立即大声地叫起来。待他转身进屋,其他人也跟着进去了。

晁家的正堂,中堂悬挂着一幅画像,这是京西胭脂铺,也就是当年的晁记胭脂坊的创始人晁老太爷。在他的画像之下,还有四幅较小的画像,一字排开,上面分别是京西胭脂铺的四位前掌柜。在这些画像之下,有一张长条形供桌,供桌的正中摆着香炉,两边排满了牌位,所供的均是晁家祖人。

晁子霖给祖宗的牌位烧了三炷香,又磕了三个头。身后的晁家子孙,也都跟着磕头。拜过祖先,晁子霖站起来,走近八仙桌,在左边的太师椅上坐下,腰挺得笔直,字字入耳:“晁家的男丁,只有信义不在,今天,我们商量一下……”晁子霖说的晁信义,是他的第二个儿子,今年已经二十四岁,文武双全,胆识过人。十八岁开始,晁信义一个人到甘肃、四川、湖北一带采购做胭脂的原料,从来没有出过差错,深得晁子霖、晁子轩的喜爱。

晁子霖的目光落在晁子轩身上:“老二,你先说说情况吧。”

晁子轩看了大哥一眼,缓缓呼气,说:“大哥,情况不妙,洋兵已经破城。我去宫里打探过了,老佛爷和皇上,还有那些王公贵族,今儿一早跑了,还说什么西巡,车辇摆了好几里远。”

晁子霖眼睑抽搐了一下:“消息

准吗?”

晁子轩道:“千真万确。我回来的时候,差点和洋人撞上了。那些洋人到处乱窜,见了人就放枪。我亲眼看到好几个人倒在街上,地上是一滩一滩的血,连尸体都没人收。”

晁子霖看了看弟弟:“王记胭脂坊有什么动静?”晁子轩一怔,迟疑了一下说:“我一天都在打听宫里的事。”晁子霖将目光投向两个侄子。晁信文说:“今天下午我还看见王家栋了,没什么动静。”

王家栋,王记胭脂坊的少东家。王记胭脂坊,京城第二大胭脂铺,是京西胭脂铺一百多年来最强大的竞争对手。

“即使王记胭脂坊已经离开了京城,京西胭脂铺也应该留下。而现在王记胭脂坊还在京城,京西胭脂铺就更不能离开了!我们一旦离开,京城的市场,王家就会乘虚而入。”晁子霖语重心长地说。

晁子寅年轻,有些担心,问道:“如果洋兵打过来了,我们怎么办?”晁子霖说:“洋兵要对付的是官兵和拳民,我们是生意人,没碍他们什么事,他们为什么要对付我们?不过小心一点是应该的,跟工人们说一说,这几天就不要出门了。”大家默不作声,早些日子听到洋兵要攻打京城的消息,已经有很多人逃走了。昌延里大大小小几百家胭脂铺和其他商铺,现在还在营业的只剩下一半,以前,政府一次又一次打败给洋人,尽管败得很惨,可那些战争都远离京城。这次,却是打到了家门口,有谁不害怕?

晁子霖一生敢作敢为,这次,却做了一个极其错误的决定。

《美丽的契约》签订,假戏即将真做

14

贺岁小说

刘得意打定主意了,债多不压身,慢慢还吧。关山又来电话,催他还钱。刘得意说,钱是马达借的,你等他回来还吧。关山气急败坏,让律师立刻起诉刘得意,律师告诉他,他没有固定资产,又没还款能力,起诉也起不到什么作用,官司打下去,可能要几年。

这天,刘得意走在街上,路过街心花园,看到一群老太太在扭秧歌。意外的是牛芬芳也在中间扭着,牛大姐热情地招呼刘得意:“得意同志,我要向你和美丽同志道歉。经过我深入细致的调查,发现你们俩是真结婚而不是假结婚,我对给你们造成的困扰表示抱歉。”“没事,牛大姐,我和花美丽离了。”这一下子把牛芬芳弄糊涂了,呆立在原地。

花美丽告诉高闯自己和刘得意离婚了。高闯百思不得其解,找到刘得意。刘得意把花美丽为了户口和自己假结婚的事儿告诉了高闯,给了他很大的震动。最后刘得意叹道:“闯闯,这就是母爱!她为你付出的,远远比我讲的还要多。”“可你们假结婚是不对的,这样弄来的户口给我我也不要!”“我和你妈都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了。我,还有你妈,以后都不会再这么干了。”“二哥,可我还是有点蒙,这真的都是假的?你是假爸爸,奶奶是假奶奶?我喜欢您,也喜欢奶奶。”刘得意连忙帮他分析:“闯闯,事是假的,但人是真的,情感是真的,咱俩之间的父子情是真的。奶奶喜欢你也是真的。”高闯问:“既然情感是真的,你跟我妈为什么不能真的在一起?”刘得意想了想,转了话题:“闯闯,你现在最重要的是把学习成绩提上去!”

连底香又来北京了。刘得意和琼斯都慌了,匆匆忙忙把连底香接

到刘得意现在租住的房子,连底香很奇怪,连连追问,是不是出了什么事。刘得意正要坦白一切时,花美丽出现了:“大妈,我来接您了!”连底香连连叫好。

第二天,刘得意请琼斯吃饭,让她出个主意,把连底香劝回去。琼斯说:“要不,你跟花姐真结婚吧!把她变成妈的真儿媳、我的真嫂子!”“这根本不可能!”“怎么可能?你瞧不上花姐呢,还是花姐瞧不上你?”刘得意说:“我们还不是瞧上瞧不上的这个层次。我们那个层次很奇怪,我一深情就尴尬,美丽她对我尖酸刻薄的时候我很舒服,但她一对我好,我就浑身不自在。”“你们这是起腻了。哥,窗户纸该捅破就捅破。花姐是一名不可多得的好妇女。”“这我知道。我不是没有心动过。但是,我不能这么干啊!我背着三百多万的债啊!还不知道马达给我埋下了多少雷,跟人家结婚这不把人往沟里带嘛!”

关山自从背下刘得意的账后,自己的俱乐部就撑不下去了。刘得意说,关总,你做合同吧,咱们把健身操事业全面推向广大人民!关山激动不已,二哥,你终于答应啦。

这天晚上,刘得意躺在榻上,对躺在床上的花美丽说,美丽,我发现自己的喜欢上你了。真的,美丽,要不我们假戏真做吧。花美丽听着刘得意不伦不类的话,噗嗤一声,乐了。刘得意也绷不住,跟着笑了。刘得意苦恼地叹了口气:“哎呀,美丽,怎么在你跟前深不起来呢!很尴尬,很尴尬啊!”

考试那天,刘得意和花美丽到学校门口接高闯。花美丽问考得怎么样,高闯说:“超级棒!”

这天,花美丽接到司徒老师打

来的电话:“花女士,不好意思,请您到学校来一趟。”“司徒老师,高闯又拉班里后腿了?”“不是,这一次高闯在班里的名次是第十八名。”“哎哟我天!这怎么可能!”“这也是我们的疑问,我们很难相信这是他独立做出来的。”花美丽停止了喜悦:“那您是什么意思?”“我们怀疑他是抄袭的。高闯同学前排的考生考了十六名,他后排的考生考了十七名,都跟他的名次靠近,所以,我们初步判断,他是抄袭了前后排同学的卷子!”“明白了!司徒老师,我会给您一个交代的!”花美丽打电话让刘得意和高闯赶紧回家。

刘得意和高闯一走进房间,便感觉到不对。高闯问:“妈,是不是我成绩出来了?我考了多少名?”“高闯,你觉得你能考多少名?”“我觉得我能考前二十名。”“这么心里有数!果然是抄的!”“妈你说什么?我考了多少名?”“你抄了一个十八名。”高闯愣住了:“我没抄!”“闯闯,别跟我撒谎!你现在告诉我我是抄的,我还能原谅你。”高闯坚持:“我不是抄的!”“你们老师都跟我说你是抄的你还犟!学习差我能忍,抄我不能忍!你现在承认是抄的,跟我去学校认错学校还有可能要你,你要不承认,学校就开除你了!”高闯犟劲也上来了:“开除就开除!反正我没抄!”“啪”的一记巴掌打在了他脸上。高闯愤怒地转身出门跑掉了。

刘得意说:“美丽,你怎么这么冲动!”说完奔出去找高闯。刘得意后来在一个网吧里找到了高闯:“闯闯,你的成绩真实有效,我给你证明。”“你证明没用,老师不信。”“我请老师单独再给你考一次。”“我已经证明自己一次了,再证明就是膀胱之辱。”“闯闯,人,尤其是男人,要不断地证明自己。二哥我就不断努力,总有一天会有人叫我大哥。”高闯噗嗤笑了:“大哥,那我就听你的,再证明自己一次!”

回到北京,刘得意和花美丽陪高闯参加了复试。复试结果出乎他们的意料,比上次的成绩还要好,司徒老师向高闯道了歉。花美丽听到结果后抱着高闯一通乱亲,因为兴奋,也亲了刘得意一下。刘得意得了便宜卖乖:“很尴尬呀!”

有了这一吻垫底,两人的关系突飞猛进。一天夜里,花美丽扔给他一份厚厚的合同,封面上写着:美丽的契约。

刘得意终于念完了最后一条:“乖乖,六百多条啊!都怪我把你培养出了契约精神。”这时他手机“哎”的一声进来一条短信,刘得意漫不经心地抓起来一看却呆住:“娘哎!马达出现了!”

花美丽激动地说:“他要还钱?”“不是。他说他暂时无法出现,问我能不能再借他五十万,凑够五百万,一年以后再还。”花美丽有些失望,但还是说:“太好了!向你借钱说明他还活着啊!只要生命还在我就不会悲哀!但是二哥,你不会还要借给他吧?”见刘得意盯着自己,花美丽觉得不妙,赶紧背契约里的条款:“《美丽的契约》第三款第一条规定,甲乙双方不得有金钱拆借行为。”这时连底香敲门:“你俩嘀咕什么呢,快睡吧!”花美丽说:“哎,妈,您也睡吧!”说着将拇指在印泥里摁了摁,摁到了契约上;刘得意也将拇指摁了摁,摁到了契约上。

此刻,浩大的城市如洗,一轮明月正当空。(完)



宋方金著
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友情提供

内容简介

在小清新加文艺范老公背上吉他浪迹天涯后,花美丽携子北漂京城打拼,她从卖麻辣烫一路杀到花美丽火锅城,香飘一方。为了儿子考上好大学,在闺蜜的狠辣策划下,她决心牺牲自己,以假结婚换北京户口,让儿子堂堂正正做北京人、考北京大学。在一次次堪称奇葩的相亲之后,她遭遇了事业与感情双双失意的刘得意。于是,一场从假结婚到真契约的冒险开始了……

上期回顾

马达欠的350万的债,刘得意又背上了。没办法,他和花美丽离婚了。